

# “否定的辩证法”视野下的情节动力

谭光辉

**摘要：**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拆除了各否定项赖以存在的体系框架，将事物发展改造成一个只有否定的连续运动，从而深刻地批判了辩证法。虚构文本必然在某一个体系之中展开，展开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向否定面的过程。处于时间流中的情节可以与处于空间中的结构互相置换、解释，共时性否定和历时性否定同时存在于情节文本之中。

**关键词：**情节动力；历时性否定；共时性否定；否定的辩证法；体系

## 一 否定的辩证法拆除了什么？

情节主要靠叙述文本中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连接，不同的因果关系类型决定了小说情节的类型。由于小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不像实在世界的某些因果律那样显现为必然，所以在构思的时候又有一个选择与组合的过程。那么，作者在对情节进行构思的时候，以什么方式思维才能有趣地推动情节的发展？赵毅衡在仔细地分析了《黄金时代》文本之后得出结论：“叙述的本质，是一个连续否定的过程，叙述即否定。”<sup>①</sup>本文认可这个结论，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否定，清理否定的类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情节的推进模式。

自柏拉图以来的很长时期，西方哲学以把握世界的整体性为目标。“哲学将整体当做自己的对象来垄断，就把它作为异于自身的东西驱逐出去”。<sup>②</sup>这种朴素的思想方法导致哲学不能把握更多的“异物质”。辩证法的出现，为解决“异物质”问题提供了思想方法。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多余的、是从外部随意涂抹上的方法”，“它标志着同一性的不真实，即被概念把握的东西不能完全进入概念之中”<sup>③</sup>。他由此对自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思维方式的问题，同时也看到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不足。在阿多尔诺看来，“同一性”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纯粹思维形式基础，同一性思维方式存在于康德处，又被黑格尔用来反对康德。但是黑格尔同样没有意识到，“同一性”“总体性”概念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那个总体性是按照逻辑建构起来的，而逻辑的核心是排中律，这样，所有不符合排中律的东西、所有质上不同的东西，都被假定为矛盾的。”<sup>④</sup>阿多尔诺指出，辩证法为了认识和概括世界，就需要用概念来统一被认识的对象。一旦用概念统一对象，就是在用意识自身的形态去把握世界。许多不同质的东西都被强行视为矛盾的东西，更多杂多的东西被强行拉入同一

性之中。所以他认为，“如果谁屈从于辩证法的戒律，那无疑就为经验的杂多性做出了痛苦的牺牲。”<sup>⑤</sup>因此，阿多尔诺强调“非同一性”并以此来概括事物的发展，从而建构起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并揭示了传统哲学认识事物发展的思维形态，那就是忽视杂多性、用概念将丰富性纳入二元对立的框架体系。谢永康认为“阿多尔诺改变和否定的直接对象自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sup>⑥</sup>，反思、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的起点，而他最终要改造的对象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的思考起点是否定。黑格尔辩证法中有“正题”“反题”“合题”这个著名的三段论。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否定之否定”重新整理了黑格尔的三段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阿多尔诺，否定的模式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三种：

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

马克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阿多尔诺：否定、否定、再否定。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辩证法并无实质性变化，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看作对黑格尔的“合题”的重新认识。阿多尔诺则抛弃了“肯定”面，建构了一个连续否定的思维模式。为了说清楚否定辩证法的核心理论框架，我们有必要用符号学的观点来审视关于否定的一些基本问题。

## 二 共时性否定、历时性否定与符号双轴

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是经验世界，我们在经验中整理的世界是符号世界。张法认为，“符号世界的发现使人对世界和自身达到了一个较接近真理性的认识。这就是人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人只是通过符号来与客观世界打交道；客观世界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所认识；客观世界只能表现为符号世界。”<sup>⑦</sup>也就是说，不论黑格尔、马克思还是阿多尔诺，其实都只能在符号世界中谈论否

定。这可能是一切哲学都无法摆脱的魔咒,只要你一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进入符号世界。“人只能面对符号世界这一事实,是人面临的最大的矛盾。”<sup>⑧</sup>既然人的认识无法摆脱符号世界,那么在符号世界之内来看待思维与哲学就不可避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概念用以说明语言的存在形态。看待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观察,对于否定同样如此。例如我们做任何选择,从共时性的角度看,选择的同时就拒绝了其他可能;从历时性的角度看,选择就意味着对之前状态的改变和否定。周书俊认为,“自我选择体现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关系。自我选择本身就是扬弃,既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又是对自我存在的否定。”<sup>⑨</sup>萨特同样认为“我们自我选择,就是我们自我虚无化”<sup>⑩</sup>。也就是说,一旦选择就意味着否定。这种认识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待否定的。共时性否定,是选择轴(聚合轴)上的操作,即当我们选择了聚合轴上的某一个选项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余选项的操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我们否定了其余选项,所以被选的那个选项才被选择出来了。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因果是同时存在的,因果不处于时间流中,这完全不同于组合轴上的操作。

历时性否定,是组合轴(结合轴)上的否定,就是在时间流中,后面的事件出现、前面的事件被否定的操作。索绪尔所说的历时性是指语言的发展,共时性是指语言的结构,组合轴与聚合轴都是结构而非历史。本文借用此概念是想用以说明另一种看待否定的方式。当我们谈论情节问题时,否定可以被安置于空间结构或时间之中。当它被安置于空间结构之中时是共时性否定,被安置于时间中时就是历时性否定。历时性否定在实在世界中不能反过来由果至因;但是在叙述世界中却可以。然而即使是在前果后因的叙述世界,观念上的前因后果关系仍然不能被推翻。也就是说,历时性否定主要是指因果律,由因至果就是否定。

任何有情节的叙述都是共时性否定和历时性否定共同操作的结果。没有共时性否定就无法选择,文本就是杂乱的“实在”的堆积。所有叙述都必须从杂乱的“实在”中选择一个“值得”叙述的单元(可述性)。没有历时性否定,情节就无法存在于时间流中,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和时间向度,情节就无法发展。另一方面,共时性否定与历时性否定可以互相转化。在叙述情节中,存在于空间或结构中的否定可以在时间流中成为前因后果。时间流中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一种空间结构,以便于我们分析与认知。我们可以让情节在一个认知结构模型的各因素中往返运动以形成情节,同样可以把一部小说的情节用一个结构模型进行分析。

### 三 “元”与情节模型

在整理经验世界的时候,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思维框架去整理杂乱的经验?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

一个本原,二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本原,多元论认为世界有多个本原。“元”的本质,可以看作互相否定的概念。例如“五行”认为世界本原有五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相生”是肯定型因果,“相克”是否定性因果,每组因果关系形成循环,世界便在此五行之中运行。“生”与“克”是一组矛盾,事物处于每个点上都有两个运动方向的选择,世界便在此框架下运动。五行之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不是同一物,每一个元素都与其余四个元素发生关系,所以五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互相否定的。《红楼梦》的人名设计多与五行相关,主要人物姓名的偏旁常代表人物的属性,例如贾宝玉属土,薛宝钗属金,林黛玉属木。赵健伟认为,“宝、黛、钗即土、木、金的相生相克关系,决定了三人的婚姻成败,也奠定了《红楼梦》这一更大的悲剧”<sup>⑪</sup>。《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发展,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对构成世界的“元”的形态结构的不同认识,才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型,也形成了不同的情节发展模式和分析情节模型的方式。小说的情节发展基本上都可以在互相否定的“元”之间的运动中得到解释。

#### (一)一元论情节模式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或者是精神派生物质,或者是物质派生精神。一元论大多只处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一般不能用来讨论叙述情节的发展。

但是,如果作者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情节总是会倾向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在一元论世界观指导下,故事情节雷同的情况非常多。“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各国民间故事在主题、情节上大同小异的现象十分普遍……欧洲各民族童话的情节,约三分之二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合。”<sup>⑫</sup>这大概不仅是故事同源、文化交互、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所致,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情节模式符合人们对世界形态的认知模式。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总结出民间故事的31个功能单元并开创了叙述学这个学科。事实上,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本名《神奇故事形态学》,“它旨在阐述民间神奇故事的结构形态。”<sup>⑬</sup>即是说,这些故事多是由一神论世界观指导的,这些故事的情节有比较固定的结构模式。

在具体的情节推动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元。一元论一般只能决定故事的总体走向而不能决定具体的情节动作。故事必然有矛盾、因果、美丑、高下等对比。只要有对比,世界就不可能呈现为一元,一元论也必然向二元论方向发展。赵宪章发现了这个规律:“如果说古希腊出现的三大形式概念建立在艺术一元论基础之上,那么,古罗马时代的‘合理’与‘合式’则是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二元论之滥觞。”<sup>⑭</sup>

#### (二)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情节模式

哲学中的二元论多数情况下是指物质与精神的相互独立。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是指在任何领域之内,都有两个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原的实体即两个互相否定的“元”。笛卡尔区分了物质与思维(精神),莱布尼兹区分了现实和可能。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大多在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下展开。“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从柏拉图、基

道教到康德、黑格尔,甚至尼采、萨特等,就一直呈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sup>⑤</sup>“正是以这类二元对立作为基石,传统哲学构筑起了形而上学的大厦”。<sup>⑥</sup>康德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都深受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塞尔登说:“在西方哲学思想中,统一体、中心、在场的概念一直是根本的概念。甚至结构主义理论家也将‘结构’视为毫无疑问的牢固的意义‘中心’。”<sup>⑦</sup>二元对立思想支撑起庞大的西方思想体系,但是在现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思想也是如此。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大量存在二元对立的观念,直至近代以来“传统文学情节中的‘忠奸对立’、‘善恶对立’、‘美丑对立’等二元情节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sup>⑧</sup>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向来有君与臣、夫与妇、父与子、君子与小人等二元对立概念。在道家思想中,有内与外、有与无、生与死、刚与柔、长与短等二元对立概念。可见二元论在中西方的思想体系中都有深远的传统。

由于二元论思维模式将所论的世界一分为二,所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将世界进行划分。佛教的因果报应、因果循环,也可以看作是二元对立概念的历时性否定的结果。因果循环律是佛教的两大定律之一,它的含义是:“第一,没有无因而生果的。第二,没有有果而无因的。第三,没有果不成因而再生果的。”<sup>⑨</sup>即是说,世界发展的规律,是因生果、果再生因、因再生果,因果循环,生生不息。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因果循环和因果关系“经常是双向的(A导致B,B导致A)”。<sup>⑩</sup>因果循环律与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律并不矛盾,而且是可以互相解释的。在二元对立体系中,肯定与否定可以互生并存,这就是辩证法。

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叙述的价值观常常十分鲜明,矛盾冲突剧烈、人物善恶分明、斗争你死我活。例如“文革”时期的小说,基本上除了好人就是坏人、除了正确就只有错误。一切的善恶对立、美丑对立、忠奸对立等二元对立都是观念的概括,是为了简化对实在的叙述而设的。但是二元对立又是我们在观念中整理世界的必要思维方式,没有这种思维方式,世界难于被思维。因为思维的基础是逻辑,逻辑的基础是二元对立。

一旦二元对立思维框架被打破,那么形式逻辑中的基础定律就会轰然瓦解。二元对立模式在现当代思想体系中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质疑得最厉害的是被称为解构主义者的德里达。德里达用反中心主义者的姿态彻底消解了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事实上也起到了消解二元对立思维的作用。他说的“非同一性”取消了二元对立的外围框架,否定、否定、再否定取消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所以,否定辩证法不但消解了“二元”而且拆除了所有的“元”及其框架。

#### 四 不生不灭律和“三位一体”的三元模型

佛教认为,普通哲学及宗教“只见了事物的外表而未曾

推测到生灭的所以然。因为万物由生灭而成,所以万物一定不是万物,便是生无可生、灭无可灭了。”<sup>⑪</sup>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因为有生所以有灭,这些都是世间的无常。超越这个无常,就是“不生不灭”的常,即是佛性、真如、本性。本来没有也就无从破坏,也就不存在生死的痛苦。不生不灭律将世界的二元改造成三元,第三元是超越对立二元的存在。由于有了超越层,所以这就不是三元论而是一元论。

在基督教学说中,影响很大的理论是“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实体。大巴西尔在《论圣灵》中对圣灵的讨论与“不生不灭律”有点类似:“水就表现了死,仿佛肉体进入坟墓,而圣灵宣告了赋予生命的力量,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更新,从有罪的死进入原初的生。”<sup>⑫</sup>学者进一步认为,“人的肉身、灵魂和意识,这‘三位一体’是一并发生在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相碰撞的一霎那。”<sup>⑬</sup>三位一体思想支撑起了中世纪一个庞大的学派并直接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认为数字“三”为解决二元对立而崛起。在黑格尔哲学中,有著名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思辨法,合题是“发展的终点,是‘正题’和‘反题’的统一。但两者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辩证的综合。它扬弃了‘正题’和‘反题’各自的片面性,把前二个发展阶段中的某些特点和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sup>⑭</sup>这个思辨方法与佛教的“不生不灭律”也有相近的地方,如果“正题”是生,“反题”就是死,“合题”就是非生非死。黑格尔进一步认为“所谓三位一体,是依据真所观察的一切之普遍的基础。”<sup>⑮</sup>黑格尔三段式的三个命题之间都是互相否定的,这就把否定的二元推进到了三元。

在爱情小说中,常常要涉及“爱”和“恨”这组二元对立概念,有些小说在处理这组关系时非爱即恨。但是如果跳出这一框架,就还存在一个不爱不恨的状态即冷漠、无关。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描写了一个特别的爱情故事。结局的时候,黎薇和罗圣提都既没有了恨也没有了爱,二人都进入了“不爱不恨”的第三种状态,从此成为路人。

#### 五 “四句破”和符号方阵的四元模型

四句破(梵文 *catuskoti*, 西译 *Tetralemma*) 又称“四歧式”“四句否定”“四句门”和“四句分别”,是中观佛教哲学大师龙树的思想,是他用来“抨击佛教诸派辩论‘十二因缘’、‘涅槃’等核心概念所持的一、二、三边立场”<sup>⑯</sup>。龙树将二元或三元分解成四元:“纯肯定、纯否定、复合肯定(佛理称为第三俱亦句,或双亦句),复合否定(佛理称为第四俱非句,或双非句)。”<sup>⑰</sup>纳珀认为龙树《中论》中原话为“有、非有、亦有亦非有、非有非非有。……宗喀巴同意佛陀及龙树《中论》确有此言。”<sup>⑱</sup>中观派以此来分解佛理中的有与空、自与他、常与无常等二元对立。《中观·观邪见品第二十七》曰:“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蔡宗齐认为德里达的“四重药房”理论与“四句破”理论同出一辙,“德里达和中观思想家不但都用‘既不……也不……’句来形容其解构思维,而且两人都用同一数字

‘四’来与其他哲学思维方式区分开来。”<sup>②</sup>赵毅衡用四句破理论分析了王小波《黄金时代》的上半部。他认为陈清扬身上存在“净”(非破鞋)与“秽”(破鞋)这组二元对立。陈清扬本来“净”,但是当地人却都认为她“秽”,叫她破鞋;王二认为陈清扬既是破鞋又非破鞋(既净又秽),陈清扬认为自己非破鞋亦非非破鞋(非净非秽)。因为“如果不‘偷’而与某个男人有染,‘明火执仗’搞破鞋,就进入‘俱非句’”。<sup>③</sup>

“四句破”是一种逻辑思考方式,完全突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形式逻辑中有两大定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四句破的第三俱亦句正好反对了矛盾律,认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可以同时为真、既正又反。第四俱非句正好反对了排中律,认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可以同时为假、非正非反。

这一思维方式在小说研究中可以解决许多难题。例如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究竟是清醒还是疯狂的判断,学术界常有争论。如果用四句破理论来解释就一目了然,狂人可以有四种状态:清醒、疯狂、既清醒又疯狂、既不清醒也不疯狂。在爱情小说中,常常存在“爱、恨、既爱又恨、不爱不恨”四种情感形态。其中“既爱又恨”的矛盾能够得到现代研究的学理支持。有研究者发现,“人类自古就存在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sup>④</sup>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也发现:“男性对女性的美貌经常表现出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sup>⑤</sup>。爱情小说中,遇见知己而生爱、被爱人背叛可能生恨、爱而不得则又爱又恨、移情别恋则有不爱不恨。在“四句破”理论的思维框架中,任何一个领域内的存在都可以被分解为四元。这四元是互相否定、相互独立的,情节可以在这四元中往复运动从而不断发展。

在四元框架体系中,还有符号方阵。符号方阵可以将任一概念分解为四个相互否定的“元”。符号方阵又叫格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它是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在1966年出版的《结构语文学》中首次提出来的,后来在1970年的《论意义》中使用这个方阵分析小说作品。格雷马斯方阵包括四个基本项:S1(肯定)、S2(否定)、—S1(—肯定)、—S2(—否定)。

格雷马斯认为,“如果—S2 = S1 且—S1 = S2,那么 S1 和 S2 就是矛盾的;矛盾关系在此表现为对立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关系。”<sup>⑥</sup>对这个方阵,格雷马斯有很多种处理方式,但是基本模式没有变化。关于“是”,就可以分成这样几组关系:是(真相)、似(表象)、不是(非真相)、不似(非表象)。<sup>⑦</sup>格雷马斯矩阵无论怎么建立,都必然要涉及两个对立概念。任何一组对立概念,都可以转化成—S1位置的是正项的否定项,处于—S2位置的是负项的否定项。他认为,在二元对立框架中,负项看起来像正项的唯一否定项,但是正项的否定项并不一定等于负项,负项的否定项也不一定等于正项。只有在绝对的二元矛盾框架中它们才可能相等,在大多数二元对立概念中它们并不相等。格雷马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二元对立概念看起来像概括了框架内的全域,其实并非如此。例如“真相”和“表象”,在某个框架中看起来像一对矛盾的命题,其

实它们并不是,“非真相”并不等于“表象”,“非表象”也并不等于“真相”。格雷马斯认为,S1 和—S2、S2 和—S1 不是相等的关系,而是约等于关系或互补关系。S1 和 S2、—S1 和—S2 之间是对立关系,S1 和—S1、S2 和—S2 之间是矛盾关系。

赵毅衡将格雷马斯方阵进行了改造,“把这个方阵理解为否定方阵:表面上符号方阵似乎只是取消了四句破的俱亦句,分开了俱非句。实际上,方阵中不仅任何相关项都是否定,甚至所有链接也都是否定链接”<sup>⑧</sup>。从否定的类型来看,符号方阵实际上把看似二元对立的观念拓展为四元对立的观念,对正项的否定不能仅仅得到一个否项,而是出现了另外两个否定项供选择。与四句破不一样的是,格雷马斯方阵中没有复合项。赵毅衡认为,可以“把这个方阵变成一个不断运动展开的过程……情节发展可以走任何途径……这个方阵可显示一个不断借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程”。<sup>⑨</sup>他用此方阵图分析了《黄金时代》下半部的情节推动过程,不但简明地展示了作品的情节逻辑和推进方式,而且隐含了无罪和有罪并非一对矛盾命题,揭示了社会有用罪和无罪对人群进行二元区分的荒谬性。

这个思路可以用于分析很多其他文学作品。笔者曾用这个方阵分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sup>⑩</sup>李思屈用它来分析动画片《小鹿班比II》《狮子王I》《千与千寻》,<sup>⑪</sup>刘海波用来分析《祝福》,<sup>⑫</sup>等等。很少小说会把情节的推进单纯地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但是任何情节的推动都必然是在某一种否定框架中展开的。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类似数学的进位制。无论采用哪种进位制都是为了表达所有的数,无论将世界区分为几元都是为了概括世界的整体。只有知道一个数是哪个进位制的才能识别它,只有知道情节的否定框架是几元才能读懂这个文本。

## 六 体系的崩塌与重建

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批判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否定了辩证法赖以存在的体系,指出其二律背反性质。否定辩证法批判的对象是体系本身。“辩证法作为对体系的批判,使人想起体系之外的东西;而从认识辩证运动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就是反叛体系的力量。”<sup>⑬</sup>体系崩塌带来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思维变革。在思维体系的历史演进中,我们看到了从一元到五元的不同体系。其实人类哲学史上建构的思维体系远不止于此,例如莱布尼兹的单子论,除了上帝之外的一切单子都没有相互作用。用否定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除了创造其他单子的上帝这个单子之外,所有单子都是互相否定的。这样,世界的“元”就被取消了。阿多尔诺打算拆除的,正是相当于数学中的进位制。进位制拆除之后,我们对数字还能剩下什么认识?

对辩证法进行反思的工作在阿多尔诺之前早已展开。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均从不同的角度对辩证法进行过反思与改造。列斐伏尔“否认辩证法的绝对客观性,认为自然界中‘找不到’辩证法”,梅洛·庞蒂“认为辩证法

只是‘连续的直觉’。辩证法只存在于历史中和人中”，萨特则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把人变成辩证法的主体而展开的辩证运动”<sup>⑩</sup>。这些反思均给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家对辩证法的反思倾向于一个共同观点，辩证法处理的是人为的意识对象，是主体加给客体的属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强调了客体的地位并用此拆解了主体加在客体之上的框架，给后现代主义思想以深刻的影响。

用虚构小说的特征来说明否定的辩证法可以让思路显得更加一目了然。小说家尽可以自造体系，在虚构世界中建构自己的“元”世界。例如刘宗义分析网络玄幻小说《七界传说》的七元，“整个世界分成了七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世界——人、天、妖、魔、邪、鬼、巫。”<sup>⑪</sup>在虚构世界，体系止于文本边界。否定了虚构体系，文本中的各“元”就无法形成对立的否定项。同样的道理，一旦形而上学的思考体系被否定，存在于其中的各“元”之间也就不能形成对立否定的关系。任何一部虚构小说，都必然有一个文本边界，都必然有更多的文本不能涉足的世界，因此虚构文本之内的各元素之间的否定关系就必然不适用于文本之外的世界。董明来以《安娜·卡列尼娜》来说明这个问题：安娜们“所处之‘世界’和我们作为解释者的世界之间，绝无结合点。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无论如何进行追述，也追述不到一个对安娜的直接的、交互主体性的经验”，然而“它并不像不可证的对象那样，自身拥有一个‘世界’”。<sup>⑫</sup>但是，虚构文本总是有限的，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无限性，所以它又一定是具有体系性和同一性的，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对虚构文本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拆解文本这个体系而让其进入它不应进入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虚构文本的分析就必然进入“元”世界，不然，我们对文本就难于把握。

#### 注释：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 页，第 199 页，第 200 页，第 202 页，第 203 页。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导论（上）》，王凤才译，《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7 期。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谢永康：《从“否定性的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4 期。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张法：《走向全球时代的中国哲学：从世界思想史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当代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1 页，第 53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周书俊：《选择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4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赵建伟：《宝、黛、钗为土、木、金相生相克说——〈红楼梦〉的五行结构》，《天中学刊》1996 年第 1 期。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刘守华、巫瑞书：《民间文学导论》，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4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伏飞雄：《利科与普罗普》，《符号与传媒》，第 3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8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赵宪章、朱存明：《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5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7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陆杨：《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7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3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杨霞：《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9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周叔迦：《周叔迦大德文汇》，华夏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2 页，第 405—406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美]希雷、[美]利维：《跨文化心理学：批判性思维和当代的应用》（第 4 版），侯玉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4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黄裕生：《西方哲学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6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张大军：《打开宇宙的另一扇门：对主体世界的哲学思考》，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5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于超、王革：《哲学相近概念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德]乔·威·弗·黑格尔：《宗教哲学》（中），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1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美]蔡宗齐：《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4 页，第 222—224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美]伊丽莎白·纳珀：《藏传佛教中观哲学》，刘宇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周毅：《缘惑》，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0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蓝纯：《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8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下册），冯学俊、吴泓缈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第 7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谭光辉：《幸福感符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贵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李思屈：《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 页，第 225 页，第 229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刘海波：《挣扎在格雷马斯方阵中的祥林嫂——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年第 5 期。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赵玉瑾：《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5—128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尚待开拓的新领域》，《符号与传媒》，第 5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2 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董明来：《在现象学视域内对符号真值的分析——与赵毅衡老师商榷》，《符号与传媒》第 5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 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赵雷